

震撼人心的世纪报道

Journalism and justice

触动良知的经典作品

新闻与正义

— IV —

西方新闻记者笔下的20世纪的主题

(美) 沃尔特·李普曼 等著 展江 主译评
詹姆斯·赖斯顿

14 顶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全译本



衣阿华农场上空的愁云 (1987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1986年隆冬，衣阿华绿色的田野正被荒凉所取代，收割机闲置，作物在等待收割，漫长的危机看不到尽头。记者彼得森决定用手中的相机，向人们展示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剧。

海南出版社

***Journalism
and
justice***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全译本

(美) 沃尔特·李普曼 / 詹姆斯·赖斯顿 等著

展江 / 主译评

海南出版社

1999. 1

新闻与正义

IV



(一)“无罪的证据”

[获奖者简介]

小(威廉·)约翰·沃斯坦迪克[(William)John Woes-tendick, Jr.], 1953年9月5日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1975年获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1975—1978年任亚利桑那州图森《亚利桑那每日明星报》记者。1978年—1981年任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先驱导报》记者、助理本市新闻主编和本市新闻主编。1981年加入《费城问讯报》, 1981—1990年任总社记者, 1988—1989年接受约翰·奈特奖学金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90—1993年任以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比奇为基地的该报西海岸分社记者。1994年回总社工作, 1996年改任专栏作家。他先后获得的其他奖项有: 1978年肯塔基新闻协会最佳特稿奖; 1979年肯塔基新闻协会最佳调查性报道奖; 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保罗·托本金纪念奖; 1985年美联社宾夕法尼亚州编辑主任协会最佳新闻报道奖第一名; 1987年全国标题制作人奖、大西洋城新闻俱乐部奖; 1994年厄尼·派尔奖、职业记者协会特稿写作奖。

[主译评评语]

费城是一个光荣与丑陋并存的城市。1681年, 英国人威廉·宾恩(William Penn, 1644—1718)到北美殖民, 建立了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殖民地。为表示其教友

会信仰，宾恩将他领有的一个城镇命名为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简称费城)。其名称源于小亚细亚一座古城，在希腊语中意为“兄弟友爱”。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费城是新大陆第一大城市。美国在此建国，1790—1800年曾贵为国都。然而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先后被华盛顿和纽约夺走。

美国内战之后，费城出现了钢铁时代的繁荣，贪污腐败现象随之而至。自镀金时代到二次大战，费城政治操纵在共和党这个一度是腐败堕落的政治机器手中。此后，政治控制权转入民主党门下，但是政党机器和选区政治的体制一成不变。

政治腐败污染了整个城市。到80年代初，费城已成为收入日益下降、文盲和穷人汇集的地区。在这个“兄弟友爱”之城，少年犯罪集团多如牛毛。由于政党势力的影响和选区政治的掣肘，以及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司法系统千疮百孔，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官场如此黑暗，立法和司法部门又是如此腐败无能，那么，修明地方政治的任务就落到了新闻界身上。《费城问讯报》正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喉舌。自1969年奈特报团买下了这份创办于1829年、声誉卓著的老报后，它恢复了传统的名声。

以下两篇文章探究的是一起冤案的原委。文章发表9个月后，即1987年1月27日，被误判无期徒刑的小特伦斯·麦克拉肯走出监狱。他紧紧握住文章作者约翰·沃斯坦迪克的手说：“谢谢。”3个月后，《费城问讯报》的荣誉室中又添了一枚普利策奖。

[获奖者自述]

在那时候——大约是 1985 年 4 月中——这是我想写的最后的报道。

我刚写完一篇对一名男子的定罪提出质疑的报道。此人由于 1973 年费城的一起谋杀案而已经在监狱度过了 12 年。我为写这篇报道投入了 6 个月的努力，可是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然而除了结果之外，这一经历本身也是令人失望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除非亲眼目击犯罪或在罪案发生时就在被错误指控者的身边，否则真的无法肯定这个人是有清白的。

相反，我们把人们送进监狱，或判他们死刑，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肯定他们犯了罪，而是因为陪审团的 12 个人确信如此，用法律术语说：“证据确凿”。

对我而言，刚刚完成的这篇报道只是重新证实了我在过去 5 年里关于监狱及犯人的报道中所了解到的东西：刑事审判经常是一种猜谜游戏。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过去 6 个月我所做的一切也只是进行有根据的二度猜测，尽管我找到了新的证人而且提出了疑问。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决定将囚犯们从狱中写给我的申诉信归档，在我着手另一篇“狱中的无罪者”式的报道前稍事休整。因此我再次同意与一名男子见面几乎不是出于热情。他的电话里告诉我说，他被定为谋杀罪的儿子是无辜的。

他在 1985 年 4 月某一天走进办公室来。他穿着蓝色牛仔褲、长靴和紧身的黑色 T 恤，身材很高，在 6 英尺

4英寸^①以上，山羊胡子和朝后卷曲的头发过早地斑白了。他的名字叫特伦斯·“螺栓”·麦克拉肯，曾经是可能为宾夕法尼亚州最臭名昭著的摩托车飞车队“巫师”的成员。这个组织被判定的罪行中就有1970年代对《费城问讯报》两名记者的袭击。当局说，这个组织仍然被怀疑卷入了在费城郊外那几起未破获的谋杀数名年轻女子的案件。

由于他是一名前“巫师”成员又是犯人的父亲，他的陈述一开始并不完全可信。他说，案件发生时，他和儿子小特伦斯·麦克拉肯一起呆在家里。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那样的陈述。大多数关进监狱的人都说他们是无罪的。但是，尽管他们或者他们的父母也许这样声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无辜者。

然而，老麦克拉肯这个平常沉默寡言的人有许多话要说。

他说，当罪行发生时，他的儿子正在为一封挂号信签名。他陈述说，除他儿子外，同时还有其他两个人被指控犯罪，但后来却被释放了。他说，那两人接近于向他承认是他们而不是他儿子犯有罪行。他对射击残物的检测提出质疑。本州警方一名专家在法庭上说，检测证明他儿子在案发当天开了一枪。他驳斥了一名自称的目击者的证言。

我的热情复生了。在进一步研究并同我的主编交谈后，我们决定进行报道。

小特里^②·麦克拉肯出身于费城郊区的蓝领家庭，

① 约1.93米。

② 特里是特伦斯的小名。

是个住在科灵代尔的18岁高中生。自从他由于1983年3月18日在凯利熟食店抢劫并杀害一名71岁的顾客而入狱至今,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在他被捕6个月后,他被判以二级谋杀罪。

读过审判记录副本后,我在狱中与麦克拉肯见了面。他详细叙述了3月18日那一天他是如何度过的。他同意将他的口述写下来,并送给我一份精确详细的笔录。他将其自被捕以来一直在黄色的标准拍纸簿上写的狱中日记送给我。我们每月至少通一次电话,逐个核实细节。我问他是否愿意去接受一次测谎试验,他说他愿意。

同时,我也与威廉·维德克尔取得了联系。他与麦克拉肯关在同一所监狱,即特拉华县监狱。麦克拉肯被捕3周后,维德克尔和他的生意伙伴约翰·罗伯特·特科特因为与发生在科灵代尔^①附近社区的一起持枪抢劫案有关而被捕。警察从特科特那里搜获的枪经过弹道测试证明,它就是在凯利熟食店杀死顾客戴维·约翰斯顿的那一把。

他们被指控与麦克拉肯合谋实施了凯利熟食店抢劫杀人案,但是在对麦克拉肯定罪后,对他们的指控却撤消了。他们因为别的抢劫案获罪而入狱。

维德克尔和麦克拉肯在狱中结识了。维德克尔说,他对于康涅狄格州一个显然无辜的年轻人被定罪为谋杀犯这种极像电视片情节的事情感到不安。他告诉麦克拉肯,他将帮助他。

然而,在我们的第一次入狱采访中,维德克尔并不愿相助。他重申他想帮忙,但是害怕连累自己。他想得到

^① 费城西南郊一地名。

保证。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他任何保证。又因为那一次恰好守卫拒绝我把笔和纸带进监狱，所以维德克尔几乎没讲什么有关系的内容。我们只好靠闲聊打发时间。当我离开时，我们约好再次见面。

接下来我在特拉华县监狱和位于格雷特福德及罗克维尤的州监狱采访了维德克尔。他敞开心扉，说出了全部真情。他说，特科特犯了那桩抢劫案并杀了人，当时他正等候在熟食店外面他的卡车里。他又说，那时他们俩都不认识麦克拉肯。维德克尔也同意去做一次测谎试验。

为了控制对维德克尔和麦克拉肯的测试，《问讯报》聘请了西韦斯州立大学刑法系主任威廉·安德森，他是联邦调查局(FBI)前专职特工人员，曾任宾夕法尼亚州犯罪委员会的执行主任。除了这些背景外，安德森还是地方检察官的一位私人朋友，起诉麦克拉肯的正是他的办公室。在我们的一次会面中，安德森承认，他希望测试的结果不要给那名地方检察官带来难堪。

在测试开始以前，我花了3个星期着手研究安德森的“控制性问题”——与那两个受试者的朋友和家人交谈，去了解他们生活中一些尴尬的和鲜为人知的细节。这些问题设计得让受试者无法防范，从而产生反应；安德森能够将这种反应与受试者在回答一些更关键性的问题时的反应相对照而测评其真实性。安德森告诉我，控制性问题设计得越好，测试的结论就会越准确。

对维德克尔测谎试验完成后，安德森说，他的话是真实的。维德克尔在测试时证实，直到抢劫案发生时，他从未遇见过麦克拉肯，麦克拉肯也未曾参加抢劫案，而特科特是抢劫者。

麦克拉肯也通过了测试。不是他，他不曾抢劫那家商店；不是他，他不曾射杀约翰斯顿；不是他，在监狱中见面以前他一直不认识维德克尔。他说，不是他，他从未打过手枪。按安德森的看法，这也是真实的。

这一结论与本州警方专家在麦克拉肯受审时所说的相抵触。那位专家不断重复并且毫不含糊地声称，案发当天对麦克拉肯的双手所做的取样检测表明了射击残余物的存在。

由于射击残物试验真伪难辨，由于对这种测试已经有人质疑，又由于比其它更重要的是，这种测试导致麦克拉肯被定罪，因此按照我所采访的陪审员的意见，我找了另外一位专家。一位地方弹道专家告诉我，费城地区没有人熟悉那名州警方专家所用的测试方法。该方法最近已由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彼得·琼斯博士在内的一批科学家进行了改进。

在一次电话会谈后，《问讯报》聘请琼斯复审射击残物测试报告和那名警方专家在法庭上的证言。在写给《问讯报》的一份报告中，琼斯指出，那名本地专家在作证时重复出错；麦克拉肯手上的颗粒并不必然来自射击残留物，而可能来自周围环境中的其他来源。比如像麦克拉肯和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3月18日他们工作时触摸了汽车发动机。之后，琼斯出席了就麦克拉肯请求重新审判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

琼斯和安德森这两位专家的工作有力支持了麦克拉肯无罪的观点，一年后发表的分为两部分的系列文章成为比较常见的调查性报道。正是由于100次以上的其他采访，以及法庭记录和两名对麦克拉肯被定罪私下表示怀疑的执行人员的帮助，加上维德克尔的合作，才有可能

不仅对特里·麦克拉肯在那个关键日子里所做的事，而且对维德克尔和特科特所做的事加以澄清。

这一系列发表在1986年4月21日和22日，题为《无罪的证据》。4月23日，我报道说，消息灵通人士称，成功地起诉了麦克拉肯的地方助理检察官多次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同事们表达他对麦克拉肯一案的怀疑，但是却被指示继续办案。4月24日，我报道说，维德克尔之妻证实了维德克尔的陈述。“特里·麦克拉肯是一个受害者，”她说。5月6日，我报道说，除琼斯外，其他5位法医学专家，其中包括华盛顿的FBI犯罪实验室主管，在接受采访时说，依照那名当地警方专家对所发现颗粒的描述来认定在麦克拉肯的手上发现了射击残留物，这一论断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1986年夏，麦克拉肯的家人发动了一次请愿。冬季将临时，他的朋友、家人和支持者们在特拉华县法院门前举行示威。

尽管并不否定《问讯报》报道的事实，特拉华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们却又称它们是“体面的”和“通过追求轰动效应来扩大报纸发行量的把戏”。他们说，他们仍然相信麦克拉肯有罪，并且反对麦克拉肯提出的重新审判的请求。

但是到1987年初，这一请求获得批准。麦克拉肯的案子转到一名新法官手上。就在即将进行重审前不久，麦克拉肯获得保释。现在，22岁的他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有一份做电话推销员的兼职工作。

同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试图重新对谋杀定罪，并且正在就安排重审进行上诉。他们说，麦克拉肯在初审中受到了公正对待。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因为司法审判是由听取了证据陈述和见到了证人的12名公民来裁定，而不是取决于某家报纸这样一种治安维持会式的方式：该报刊登它所需要的、而由一些理想主义的年轻记者撰写的东西，”特拉华县地方检察官约翰·赖利在上述文章发表不久之后在致一名有关的委托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对你感到如此不安表示遗憾，”他继续写道，“然而我认为，这种感情是没有根据的。一个由12位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在听取了所有的证言后……发现被告犯罪证据确凿。”

——约翰·沃斯坦迪克

1. 无罪的证据：对一起谋杀案的质疑 (Evidence of Innocence: Doubt Cast on a Murder Case)

《费城问讯报》1986年4月20日，星期日

约翰·沃斯坦迪克

1983年3月18日，71岁的戴维·约翰斯顿离开科灵代尔的家，沿着街道走向凯利熟食店去取他的日报和每日彩票。快到下午1时40分时，他刚走进店里，遭到一名蒙面抢劫者的枪击而丧生。

就在这有些凉意、下着蒙蒙细雨的同一天，在这特拉华县同一个小小的镇上，18岁的小特伦斯·麦克拉肯因为一只眼睛感染从学校回到家里。他这一天是在家门口附近度过的。

他为一位邻居修车，招呼邮递员。此后，当警察努力追捕一名谋杀者时，他正与朋友们一道看热闹。警察正在寻找一个穿红色运动衫的人，而在麦克拉肯的蓝色夹克下就罩着一件极相像的红色运动衫。

在这一天还未结束时，特里·麦克拉肯显然因为红色运动衫而变成了一个谋杀嫌疑人。3天以后他被逮捕。6个月以后，他被定罪为谋杀约翰斯顿，主要证据是一个证人的证词和枪击残物测试结果。

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正在服强制性无期徒刑的麦克拉肯并未犯罪。

六、调查性报道奖

由《问讯报》进行的为期半年的调查对麦克拉肯的罪行，对过去给他定罪的某些证据和证词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这次调查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了陈述，并已得到测谎试验的支持。此人说，他卷入了这起犯罪，而与麦克拉肯无涉。

此外：

·至少有麦克拉肯家的3名成员和他的两位朋友证实，在离麦克拉肯家十分之七英里^①的凯利熟食店发生谋杀事件或在其间两分钟内，他们是与麦克拉肯呆在一起的。

·在凯利熟食店抢劫案发生的几分钟内——如果不是在整个期间——一名邮递员让麦克拉肯在一封挂号信上签名。大约下午1时30分开始，直到1时38分左右。

·一位受命对用于分析麦克拉肯手上残物的测试方法进行改进的全国知名专家认为，在法庭上作证的一名警方专家所作出的关于在麦克拉肯手上发现射击残物的结论是错误的。

·在由《问讯报》主持的测谎试验中，麦克拉肯的回答是真实的。他说，他不曾参与那起抢劫和杀人案，而且他从未打过手枪——不仅是在那一天，而且在他的一生中。

此外，《问讯报》的调查表明，主要由于已经对麦克拉肯定罪，真正犯案的两个人得以逃脱，他们中的一位也这样认为。

特里·麦克拉肯已在监狱中度过了3年。当他于1983年3月21日被捕时，他还是学院公园高中的一名高年级学生。他打算毕业后去乡间旅游，然后参军。直到那时，他仅有一些小小的法律问题。

但是对于科灵代尔蓝领社区的许多人来说，他被捕的消息并未引起多少惊异。

^① 大约1100多米。

麦克拉肯是特伦斯·“螺栓”·麦克拉肯的儿子。这位父亲从前是“巫师”摩托车飞车队的成员，其名声在特拉华县执法部门是尽人皆知的。他的管理不善的家在科灵代尔的普西大道，后来受到所在行政区的谴责，这个社区对这一家人感到非常头痛。

主要是因为这一点，科灵代尔警方私下说，特里·麦克拉肯是一个“NFG”，“N”表示“不”(no)，“G”表示“好”(good)。

但是刚刚过了两星期，问题就出现了。首先，当麦克拉肯在押时，一起与凯利熟食店案非常类似的抢劫案发生了，地点就在靠近格莱诺尔登的一家饮料批发商店。

接下来的一周里，在克利夫顿高地又发生了另一起类似的抢劫案，两名家具送货员被捕。

这两个人是威廉·文森特·维德克尔和约翰·罗伯特·特科特。他们在1983年4月7日克利夫顿高地市场抢劫案发生几分钟后就被捕了。这时麦克拉肯已被关押17天。

对警察在同一天从特科特那里搜到的一把0.38英寸口径手枪经过弹道测试证明，它就是在科灵代尔的凯利熟食店杀死约翰斯顿的同一把枪。

据1983年4月15日《特拉华县每日时报》报道，当这一事实传到麦克拉肯所在的6×9英尺的狱室时，他说，仿佛一场恶梦快结束了。

“我想周末保准可以出去了，”他去年在特拉华县监狱的一次采访中说。他自被捕以来就一直关在那里，他要求重新审理的申请则悬而未决，仍在那里等待正式裁决。

“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逮捕我。一开始我甚至想，也许是自己将自己逮了起来。但是我不明白，当他们找到了那支枪时，为什么还不放我走，”他说，“我以为那已足够澄清一切事实。”

但是，事情并非那样。

取而代之的是，维德克尔和特科特被控与麦克拉肯共同参与

凯利熟食店的抢劫和谋杀案。调查人员着手证明这3个人合谋犯罪。

在一次无效审判后，麦克拉肯首先受审，于1983年10月25日被定为二级谋杀、抢劫和同谋罪。

当特拉华县法官罗伯特·赖特裁定，没有证据表明维德克尔和麦克拉肯有确凿关联时，在对维德克尔的审判中撤销了指控。在那以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撤销了对特科特的起诉，但保留了今后审讯他的权力。

维德克尔和特科特都因别的抢劫案被定罪和服刑。特科特知道，在任何时候对凯利熟食店一案的指控都可能再次落到他的头上；而维德克尔的处境则要好得多。

特拉华县地方检察官的约翰·赖利说，他相信3人都与那桩抢劫案有关，他仍然希望将维德克尔和特科特带上法庭。

然而维德克尔说，他参与了抢劫，而麦克拉肯却没有。我在6个月内在3个监狱4次采访了维德克尔。

维德克尔说，他在抢劫之前走进了商店，当特科特抢劫时，他就守候在熟食店外面他租来的白色梅塞德斯—奔驰卡车上。他说，然后他驾车带着特科特离开作案现场。

他说，他第一次遇上小特里·麦克拉肯是在特拉华县监狱里，他和特科特入狱后与麦克拉肯同被关押在一间狱室中。

维德克尔的说法已被测谎试验所证实，这项测试是以《问讯报》的名义由一名前联邦调查局测谎专家实施的。

这位送货员说，他站出来说话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为了让自己心安，为了让自己晚上能够入睡，为了良心清白。看见一个18岁的孩子因为某件我知道他并未做过的事而蹲一辈子监狱，我于心不忍。”

除了维德克尔的证词，《问讯报》的调查还揭示了以下内容：

·包括维德克尔和其他5名同狱犯在内的10个人说，特科特

告诉他们，是他在凯利熟食店抢劫并且不小心射杀了约翰斯顿。这10个人都说，他曾自责当天吸食了太多的毒品，喝了太多的酒。

·在给狱中的维德克尔的一封信中，特科特写道：“我真正能说的只有一声对不起。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那支枪或者发生的任何情况……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我能够告诉你的只是，如你所知，我一生中从未像那一天喝得那么多。”

·涉及此案的两位律师说，特科特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对凯利熟食店谋杀案认罪。作为交换条件，他想得到不被判处死刑的保证。在最后定罪时，对他所有指控的结果也不超过无期徒刑。没人给他作这样的保证。

·据维德克尔和他的律师卢克·麦克劳克林第三说，也在等待审判的维德克尔愿意证明特科特是凯利熟食店中的开枪者。他也愿意向警方提供其他未破获案件的情况，以求得宽大处理。麦克劳克林说，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拒绝了这一要求，并称，如果维德克尔提供的情况与麦克拉肯并无关联，他们就不感兴趣。

·在对麦克拉肯的审判过程中，有两件关键物证消失或被毁了。据当地警方专家报告，被认为是射击残物的颗粒在测试中被毁了；另外，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官员称，由熟食店一名顾客所绘的枪手速写画像在审判前杂乱的文书工作中丢失了。

·调查凯利熟食店案的执法人员对麦克拉肯是否卷入此案意见不一。一天夜里，这种分歧几乎导致两名调查人员拳脚相向。尽管不愿公开表态，一些涉及此次调查的警察私下表示，他们相信麦克拉肯是无辜的。作案者只有特科特和维德克尔两人。

·枪击时正好在商店的一名顾客在接受采访时说，尽管她从未向当局提及，但是她记得，在由全部三人出席的预备听证会上，她认为特科特比麦克拉肯更像凯利熟食店案中的枪手。受访的所有顾客或店员都记得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从未向他们展示过特科特的照片。

迈克尔·奥尔德里奇以前是麦克拉肯的同窗，也是唯一认定麦克拉肯案发时在现场的目击者。他初始告诉警方说，他不认识从商店逃走的那个人。3天后他告诉警察，那个人是麦克拉肯。在后来的法庭听证会上，奥尔德里奇又改变了证词。他在见证人席上承认，他所讲的某些话是撒谎，目的是使它听起来更可信些。

奥尔德里奇的两位熟人说，他在私下谈话时曾承认，他并不能确认从商店逃走的人；他之所以指认那人是麦克拉肯，是因为警方坚持那人就是麦克拉肯。更重要的是，抢劫案发生时正与奥尔德里奇一起从熟食店路过的罗伯特·布朗在接受采访时说，直至警察到来时，奥尔德里奇都不曾表示在商店发现过任何反常情况。

特拉华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被告知这些发现后，对它们不屑一顾。该地的官员说，他们仍然相信麦克拉肯有罪，称此案是“在我们所办的针对一名被告搜集证据最为强有力的案件中的一宗”。

他们怀疑维德克尔和其他同狱犯的供述，称狱中的供述的真实性颇成问题。他们还说，同狱犯可能受到狱中“巫师”成员的威胁和恫吓，尽管他们没有证据。

1983年3月18日是一个沉闷、多云的星期五。特里·麦克拉肯像往常一样起得很迟，然后赖在床上拖延上学的时间。当他穿好衣服时，他的朋友汤米·艾金斯驾车来了，并且按响了喇叭。

艾金斯说：“我总是开车到他家门口带他上学，我在那儿总得等他10到15分钟，因为他常常起得很迟。”在学院公园高中，麦克拉肯是高年级学生，而艾金斯是高一学生。去学校的路上，艾金斯在凯利熟食店停住车。当艾金斯跑着去买他吃惯了的早点苏打水和蛋糕时，麦克拉肯在车里等着。

因为已经缺了前两天的课，麦克拉肯带着继母的便条到副校长办公室签到。从那里出来后他又被送往校护理员玛丽·帕尼处。